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七回 郭總督私訪劣紳 假算命偵探實據

私訪土豪恨最深，口稱聖上不停音。而今惟有溪水在，曾照當年愛國心。

話表郭公問曰：「以後怎麼樣了？」楊貴說：「那時節我在他家教讀，有些賞我情面，方講下情來。我且囑咐郭先生，你若到了宋雷宅中，莫說與總督大人是一家，若提是一家，你的性命可就難保了。」郭公曰：「無妨！我到他家自然隨機應變。」

堪堪天色已晚，用完晚飯安坐，吃煙喝茶。楊貴曰：「奉煩郭先生算一算我家小郎刻下的存亡，有日出監否？」郭公曰：「這不用算卦看八字，我學過麻衣相法，從先見你印堂發滯，今已滯退，目下必有吉事相臨，老來還有冠帶榮身。令郎不久必出監獄，枯木逢春，早苗得雨，後來子孫榮貴。」楊貴口呼：「郭先生，你且住口罷，我是教你給宋雷算命奉承他，你為何反來奉承我了。我不用你奉承，留著奉承話去奉承宋雷去罷。」

郭公曰：「非是奉承，你到那時自然明白。」楊貴曰：「此話我不信！只求我那兒子不死，出了監足已夠了，何用這些好處，我自盼郭制台到桂林，我好去申冤。」

正然講話，忽見家人楊忠來稟曰：「門外有人叫門，好似少爺的聲音，小人不敢專主開門。」楊貴聞言，遂同家人來至大門內向外問：「是何人夜晚扣門？」外面曰：「是孩兒楊士魁回家來了。」楊貴聽聲音，果是士魁兒回家，忙令：「楊忠快開門，你少爺必是越獄逃來，後面必有差役來縛他，若有人扣門，不可開門。」楊士魁口呼：「父親，休要害怕，孩兒非是越獄逃來，乃是知縣張惠將我釋放回家。」含淚曰：「祖上陰鷲非小，父親德行廣大，不該絕嗣，不然今夜孩兒的性命就難以保全。」

這黃子明使費五百兩銀，買通禁卒，把我欲治死，方綁入匪牀上，張知縣進監，將我放下，領著我進了官宅的書房，給我陪情。又令人拿來衣帽給我穿戴，令我還家。臨來之時，囑咐我異日見了總督大人，給他美言一二，不可參劾他。三天內令咱赴王家娶親，一概不用咱費事勞心，給咱銀一千兩，白米一百石，他親身必來登門謝罪。」楊貴曰：「放你還家，許你娶親，這就足矣！何必又送咱銀米，又何必登門謝罪呢！」

列位有所不知，楊公子還家是郭公在楊家門外向劉升附耳低言分派的。劉升奔到溪山縣，手執總督令他收藏的令箭，見了張知縣，吩咐他這樣行事。楊家父子哪得知曉。

楊貴說：「我兒士魁，只顧咱父子在此講話，大廳內還有客哩。」言罷，父子二人令家人關閉大門，父子走進大廳，楊貴向士魁說：「這位先生是總督大人的本族，在這廣西等侯郭總督謀事，現在以賣卜餬口，善通相法。」楊士魁聞言，近前向郭先生施禮。郭公以禮相還，敘禮已畢，就位落座。郭公見楊士魁生得一表非俗，天庭飽滿，地格方圓，美似潘安，貌比宋玉，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面如桃花初放，眉清好似筆描。善才童子下九霄，恰像潘安來到。觀外可以知內，定然腹藏才學。出口成章文才好，治國安邦不弱。

郭公看楊士魁人品非凡，年約十七八歲，正在妙齡，日後必得將他提拔才是，心中默念。抬頭見天色已明，欲告別進城。

楊貴口尊：「郭先生，一夜無眠，你且在這牀上歇息歇息，用了早飯再進城也不晚。我且同小兒一到後院，令我拙荊也放心。」

言罷，父子二人回後宅去了。

郭公就在藤牀上和衣而臥，睡至卯時將盡，郭公方醒。家人楊忠端著飯在前，楊貴父子隨後，進了大廳。郭公與楊貴對坐，楊士魁下坐，三人用著飯，士魁將還家根由訴了一遍。郭公笑曰：「楊先生，我給你相的面錯否？」楊貴曰：「先生相法實在准，相我目下有喜事臨門，小兒出監還家，這就是一件大大喜事。後來的事暫且說不著。」三人用飯已畢，郭公告辭進城。楊家父子送郭公出了大門，一拱而別。

郭公手提包袱，出了楊家莊，往溪山縣城而來，不多時進了溪山縣東關，作買做賣的人不少，遂把卦板取出敲打，往前而走。見路北一座廣亮大門，門外排列旗桿，路南那拴馬椿有一里長的一趟，每一椿皆拴三兩匹馬，門里門外出入人等不斷，郭公暗想：「這一定是宋雷之家，」遂把卦板連連敲打，高聲念誦道：

看過淵海子平，習就麻衣相法。
雲遊四海走天涯，算人生死不差。
貧窮分文不取，富貴銀錢我拿。
幾時遇著帝王家，與他算上一卦。

郭公口內念誦講命理，走至大門外站立。門口站著一人說：「這是一個細作來探訪！」喊了這一聲，從門內出來數人，手提繩索，向郭公脖項上就套。郭公便問：「列位，這是為何？」

一人說：「你是個細作。」郭公問：「怎見得我是個細作？」那人說：「聽你口音不是俺廣西人氏，且在俺門口走來走去，又站在門前望裡觀望，你不是細作，你是作什麼的？」郭公說：「列位是疑錯了。我原是相面算命的，曾受過明人傳授我地理風鑿，我看此處該出一家皇帝，又見出入眾人定有袍帶之分，故此站住細看。」眾人聞言，把繩索給摘下來，和顏悅色說：「如此說來，冒犯先生了！多有得罪！」郭公回答：「無妨礙，我看列位日後大小不同都該作官。我且問這是何等人的衙署？」

好興旺！好威風！」那人說：「我們主人是吏部郎中，姓宋名雷，字雷鳴。你在此候一候，俺去稟主人，是必請你算命。」

停有一刻，只聽裡面雲牌響亮，待不半時，又聞鐘鼓齊鳴，音樂齊奏。郭公暗想：「定是宋雷升殿。我若進去，必得給他叩頭，稱他聖上，好察訪他的實據。」正然思想，見出來一人，高聲曰：「請那算命之人進府。」郭公聞言進了大門，見有五座大門，與午朝門相似。遂跟那人進了東邊一座大門，一行走著，一行觀看，見那左右兩廂房與朝房相同。暗思：「這楊貴之言果然是實。」隨著那人來至那九間九尺大廳。東頭那人把郭公攔住，說：「你且站在此處，待我先到東書房請教，在那裡與你相見？」郭公問：「適才擊鼓撞鐘，音樂齊奏，不是升殿嗎？」

那人說：「若是升殿，你就不能來到這裡，大凡主人從後宮出來，皆奏音樂。主人現在東書房。」郭公聞言，心中暗罵：「逆賊這樣行動，比當今天子更加一等。」正然懷恨，只見那人回來說：「老爺有請！」郭公隨定那人走入東角門，有座北廳房，也是五彩妝畫，朱紅格扇。遂在簷下停步，向裡一望，見一人深眉大眼，腮下滿部鬚鬚，望外觀瞻。郭公自思，這一定是宋雷了。慌忙緊行幾步，走至宋雷面前，急忙跪倒，心想：「我是為國為民，只得忍耐。」遂口呼：「萬歲！算命的術士給萬歲叩頭。」宋雷說：「你這算命的先生，為何見了我就稱萬歲呢？」

郭公曰：「術士自幼學會麻衣相法，子平全書，並受異人所傳，上觀星象，下查地理陰陽之理，精通術士，夜觀星象，見紫微星照臨溪山城中，不辭勞碌，前來相訪，見吾主龍目、獅鼻、虎口，已知是天子之像不假。」宋雷聞言，心滿意足，喜不自勝，說：「先生平身，你既相我有天子之分，隨我到廳中占算，我何年登極？有多少年天分？」

郭公站起，跟隨宋雷到了大廳，宋雷正面坐下，吩咐看座。

只見廳外有二十餘名帶刀之人，進來一名搬過一把椅子，放在桌旁，郭公方要坐，自己回思：「不可，我既待弔鬼，須弔圓

全，省他生疑。」心想罷，走至桌前，口呼：「主公，謝賜座之恩。」方欲下跪，宋雷口呼：「先生免禮，我果有天分，登基之後，那時再行禮不遲。」郭公說：「主公之言甚明，主公雖有天子之分，恐機事不密，若走漏消息，關係非輕。」宋雷說：「先生，你且算一算我該幾時登殿？有多少年天分？我若坐了殿，封你為軍師！」郭公遂又謝恩畢，便把包袱解開，拿出紙筆墨硯，展開百中經，口呼：「主公，請說八字。」宋雷說：「戊午年、乙卯月、庚申日、丁丑時，這就是我的生死八字。你代我批罷。」這宋雷說出一個死字，也是惡貫滿盈該死之日，將近就說出不吉利之言。

郭公手執筆將宋雷的八字寫明，把官印財祿細細查看明顯，官祿真是富而兼貴的八字，就是命會原辰。暗想：「他的晦氣到了。」暗罵：「宋雷老賊，不久你的盡頭日到了。」此言並未出口一字，恐觸他之怒，不好訪他的虛實，只可奉承他。遂口呼：「吾主，按八字批，新主公正是應運帝王之命，論大運今年理當登極正位，聖壽至八十六才龍歸蒼海，竟有三十五年天分。」宋雷聞言，心中大悅。

郭公正然給宋雷講命，忽見有一家丁慌慌張張跑進廳來，向宋雷跪稟道：「知縣張惠將楊士魁釋放了，還要差衙役去拿黃子明。」宋雷聞言大怒，說：「好大膽張知縣，這是我的銀錢買的你，必須順我之心。」遂吩咐二十名帶刀家將：「把知縣張惠拿來見我。」眾家將答應一聲，往外就走。忽聞郭公口呼：「吾主且息雷霆之怒，衛士有本上奏。」不知所言何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